

# 胡秋原先生的 「文學藝術論」

周玉山

民國六十八年五月，中華雜誌編委會提出了胡秋原先生「文章類編」的計畫。按此計畫，胡先生除已出版的多種專書外，將再整理二十六種出版。同年十一月，其中第一種「文學藝術論集」正式推出。這部一千三百餘頁分裝二冊的巨著，值得所有愛好文藝理論的朋友們重視。

胡先生以史學的成就著稱於世，其實他於學無所不涉，是「一事不知，儒者之恥」的終身服膺者。他的凡百學問中，以文學批評的表現最早，也最爲共產

黨的新文學史書所嫉恨。本書收錄了他從民國十七年以來的有關論文，蔚爲百萬字的大觀。民國十七年是三十年代的前夕，胡先生其時尚未弱冠。

本書分爲三大部分。第一部分主要是自由文學論，包括樸列汗諾夫藝術理論的評介、對左翼作家文藝理論的批判等。由於胡先生另有「少作收殘集」專書，所以本書未錄他當時所寫的「文藝起源論」、「黑格爾藝術哲學」、「馬克斯主義所見的歌德」、「侵略文藝」、「是誰爲虎作倀」、「錢杏邨理論之清

算」等文。對三十年代文藝論戰有興趣的朋友，宜參看那本「少作收殘集」。

胡先生是衆所周知的民族主義者，也是老牌的自由主義者。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以前，他已寫就七十餘萬字的樸列汗諾夫藝術論（本書僅選錄其中十餘萬字，否則全書字數何止百萬）。樸列汗諾夫是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，晚年反對列寧，並批判似是而非的唯物論，其理論始終是俄共「文藝政策」之障礙。九一八事變後，胡先生放棄了在日本的學業，停留上海撰稿編刊物，在政治上主張抗日，在思想上主張自由，後者與「穿制服的作家們」衝突，爆發過一場著名的文藝自由論戰。而他當時攻守的武器，主要來自樸列汗諾夫。

胡先生當年對左翼作家的批判，要點可由本書所錄「浪費的論爭」中見之。他強調文學創作必出於自由心靈，沒有自由便無文學；文藝所以可貴，在能預見而深入，看到較遠的境界，因此不言革命而自然革命；以人道愛而生靈感，因此不言階級而自然爲不幸者鳴不平。當時魯迅已「由白轉紅」，胡先生却指出，魯迅的作品不見得就是嚴格的無產階級文學。此語

當是就魯迅加入「左聯」前的創作而言。魯迅後來自苦「醬在無聊的糾紛中」，還勸蕭軍不要加入「左聯」，都不啻印證了胡先生卓然不羣立場的正確。

胡先生主張文藝自由，因此反對所謂文藝政策。文藝而有政策，始於史達林獨裁以後；這個政策的擴張，造成「中國左翼作家聯盟」的奉命成立。去年「左聯」成立五十周年的紀念會上，周揚也承認此項國際背景，這說明了共產黨不論中俄，皆視文藝爲政治的奴傭。胡先生在爲本書選錄樸列汗諾夫的藝術論後指出：「自從史達林的文藝政策以後，不知坑陷害了多少作家。而自從毛澤東倣效蘇俄的文藝政策後，更是日益公然焚書坑儒。此毒害之深廣還是我寫該書時意料不及的，而這也是我不贊成自由中國有人主張文藝政策的原因。」

由此使我想起了梁實秋先生的類似觀點。梁先生在三十年代前夕與魯迅論戰時，也表示文藝政策根本是無益和不必要的。他明白指出，「文藝」而可以有「政策」，本身就是一個名辭上的矛盾。「俄國共產黨頒布的文藝政策，裏面並沒有什麼理論的根據，只是幾種卑下的心理之顯明表現而已：一種是暴虐，以

政治的手段來剝創作者的思想自由；一種是愚蠢，以政治的手段來求文藝的清一色」。梁先生與胡先生的文學觀平時固有出入，但在反對政治控制文學、強調創作自由上則一。

史達林還說過一句話：「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。」這與其說是對作家的讚揚，不如說是訓令。共產黨深知欲「改造」世界，必先「改造」人心，作家就得奉命執行這項「洗腦」的任務，這是史達林說話的原意。最近我屢在臺灣的報刊上見到引用此語，且一片溢美稱頌之詞，實感啼笑皆非。在此忍不住順便提及，敢為提醒。

本書第二部分主要是民族文學論。胡先生特別在「前記」中指出，此處民族文學是國民文學之意，與三十年代他曾批評過的一派名同實異，「後者是效法共黨的一種黨的文學」。

這部分的文章寫於抗戰後期，其時毛澤東已發表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」，企圖重新鼓動左翼作家，在民族保衛戰中宣傳階級鬥爭。胡先生指出，「新民主主義」與「工農兵文學」是矛盾的，出於同一人——毛澤東之口，也就都是詐欺的。胡先生在「

民族文學論」中的幾篇文章，即針對此一情況而寫。他還對左翼作家彼時提倡的中文羅馬化、拉丁化之說予以駁斥，認為當務之急是創造統一的標準國語文。這種見解業已經得起時間的考驗，中共今天仍無法以羅馬拼音來消滅方块字，即為一例證。

胡先生當時還提到對新詩的看法，在四十年後的今天仍值得我們參考：「新詩有前途，不過現在的狀況需要重新出發。唯其詩是一種最高的藝術，新詩人宜乎謹慎將事，否則將愈使人懷疑新詩，而安於舊體。至於音韻為詩之必備要素，中國之平仄，等於西詩之輕重音，我想，是不應該成問題的。」近年來臺灣新詩人的「重新出發」和重視音韻，可謂暗合了胡先生當年的呼籲。

本書第三部分又可分為六組，代表了胡先生近三十年來的文藝觀。胡先生自謂大陸淪陷後與文藝更疏遠了，可是仍有七十萬字的理論成果出現在本書內，實為構成本書的最大部分。

其中第一組探討文藝與美學的本質和作用。胡先生強調，他以新的科學支持中國美學「充內形外之謂美」的學說，使美的概念既是客觀的，也是主觀的；

不僅是感官的，而且是情緒的、思想的；不僅是直觀的，而且是預期的。談到藝術與道德、社會的關係時，胡先生說得好：「藝術不是道德的說教，然藝術不能反道德。藝術可以對社會反抗，那一定是這社會確有弱點，所以藝術的反抗，正是愛護這個社會。但到了破壞社會的時候，他早已不是藝術了。沒有較大較高的靈魂，根本不會有藝術。」胡先生謙稱這不過是藝術之ABC，然而如何掌握其分際，仍是藝術工作者極重要的課題。

第二組評論但丁、達文奇、莎士比亞、愛略特、畢加索、川端康成等作家和畫家。胡先生從思想的觀點來看川端的作品，指其眼界與境界不能謂之高廣，在結構上也嫌鬆懈，然其特色正是「美麗」與「悲哀」，因此受到歡迎。這種見解深得我心。談到川端的自殺時，胡先生說是對日本的社會絕望所致。「今日中國民族的許多墮落，也許是使人絕望的。然中國人民之苦難，應使有良心者不忍絕望。而中國民族的種種美德，也還沒有漸減。中國無疑有比日本更深厚的文學傳統。如果我們還沒有絕大的作品之出現，也許是由於我們的作家對自己的文學，對自己的同胞之愛

心太少，對外國事物之崇拜過多罷」。面對這樣懇切的長者之言，我們能不警醒麼？

第三組評介俄國現代文學，包括對辛雅夫斯基、丹尼爾、塔西斯、索忍尼辛等作家的介紹與聲援。如胡先生所說，新文學運動後影響中國文學界最大的是俄國文學，這可能是因中國人飽受苦難，較易欣賞那種「血淚文學的同羣」。由對沙俄文學的愛好，也就容易轉移到對初期蘇俄文學的愛好，此與馬列主義合作，抓住了中國青年。然胡先生特別指出，這絕非沙俄文學之過，索忍尼辛等人正繼承了沙俄文學的傳統。「這種文學無論傳達到大陸或流傳於自由中國，都可以對共產主義發生抗毒解毒和免疫的作用」。今天臺灣除有索忍尼辛作品的大部分中譯外，也不乏沙俄小說的流傳，實為明智之舉。

第四組評介三十年代以來的中國大陸抗暴文學，包括「三十年代文藝真相」、「關於一九三二年文藝自由論辯」、「悼胡風先生——賀胡風生回」、「談老舍之死並告三十年代虎口餘生的朋友們」、「由周揚復出後講話論中共之無望」等。胡先生指出，「文化大革命」所以要對三十年代文藝作戰，是因為三十

年代文藝至少包含了兩個重要的傳統：文藝自由論辯和魯迅的文章。前者是胡先生迫使共產黨在文化戰線上退卻之一役，以後不斷在中共內部發生巨大影響力。後者可以「新五四運動」時期流傳大陸的詩為旁證：「魯迅當年若不死，天安門前等殺頭！」胡先生對大陸新一代如魏京生等人所發動的爭自由波浪，深致信心，認為預報了八十年代文藝自由的大放光明，所以他說：「已見青年嗚破曉，且揩淚眼望神州。」

第五組評介老莊、杜甫、韓愈、吳承恩、郁達夫、于右任等人的詩文。胡先生在談郁達夫時，有如下的蓋棺之論：「達夫生於醇酒婦人，死為愛國烈士，可謂終成正果。有此天南血跡，遂亦使其文字無論瑕瑜，並皆有光。一代文人同大運，獨留碧血證孤忠。」近年來研究郁達夫者日衆，新發掘的史料更證明了胡先生所言之正確。

第六組的論文在臺灣尤具影響力，包括「論楊逵先生及其作品」、「陳若曦女士的尹縣長」、「談人性與鄉土之類」、「中國人立場之復歸」等。最後一文說明了胡先生五十多年來文藝思想之一貫，即提倡自由的、人道的、民族的文學，以此重建中華民族的團結與尊嚴，在發揚同胞愛中實現中國的再統一。這種「文字收功、利我國族」的盼望，正是胡先生畢生心願之所在，令我由衷感動，崇敬不已。

# 風

詩曲  
摩浩  
志正  
徐韓

## 收 我們的歌 在 第三集

70元

是民歌排行榜榜上作品

可利用19274書評書目社郵購

· 精印詞譜備索 ·